

中国人重视形象思维,语言表达喜欢取譬引类,化深为浅,比如,“省长要抓米袋子,市长要抓菜篮子”,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分别借指粮食和重要的副食品。

“菜篮子”是个极富农耕特色的词语,“蜜官见客花布袄,村妇背盐背青竹篮”,在中国农村,青竹篮不仅仅是用来背盐装菜的,在田间,在地头,在屋檐下,在灶台上,都能看到青竹篮的身影。

竹篮因为是最寻常的易耗用具,我的父辈们很多都能无师自通地编织竹篮,我喜欢观看父亲编制竹篮,看那修长的竹条经父亲的手,编成一件件大小不一、造型各异的艺术品,少年的我,也曾手心发痒,如法炮制。但是,终究没有父亲的功力,编制出来的竹篮结构松散,形貌粗陋。但是,在编制过程中,我熟知了编制竹篮的每个环节。

编制一个竹篮,大致要经过挑竹、剖竹、编竹等过程。明代的王叔承有诗:“野水平溪桥,波翻蓼花乱。斫竹编青篮,门前开蟹簖。”“斫竹”是编“青篮”的开始。虽然我们家的房前屋后,多有粗壮的毛竹,但是,那并不是编制竹篮最好的材料。编织竹篮的理想材料是生长在深山中的野生小毛竹,高不过丈许,手指般粗细。诗人“斫竹”,“斫”的意思是“砍”或“劈”,那种编青篮的竹子细小,其实是不用“砍”的,我的父亲说是“割毛竹”,像割草一样,“割”应该是更精准的表达。为了“割”这种竹子,父亲常常要步行离家,远赴深山中,精心挑选竹竿修长、粗细均匀的青竹,小心割下,除去枝叶,捆扎成筒状,挑回家中。

剖竹,需要用开口极薄的专用篾刀。我喜欢看父亲剖竹,父亲一手握刀,一手拿着毛竹,从未稍开刀,先将一根毛竹一剖为二,再将剖开的竹条二等分割开,不断地化大为小,直到符合自己需要的尺寸。篾刀行进到竹节处,会发出啪啪的声音,随着父亲手上篾刀不时地起落,有节

“菜篮子”的联想

何登保

律的啪啪声在茅屋内回响,与屋檐下的滴水声相应和,那是乡村原始的音乐。

一根竹条包含竹青和竹黄两部分,竹青是竹子表面青色的皮,光滑柔韧,竹黄是竹子内一层淡黄色硬皮,粗糙生硬。编制竹篮,通常是要竹青的。也就是说,分开竹条,还要取出竹青,那才是编制竹篮的材料。父亲通常将剖开的竹条摆放整齐,然后再剔取竹青。篾刀在父亲手中飞快地舞动,翠绿和莹黄的流苏,从篾刀两侧如泉流泻,轻盈飘逸。

传统手编的竹篮是经纬交叉型。先编竹篮的底部。用两片青篾叠成十字形,再在十字型上叠加两片竹篾,形成“米”字型,再依照同样的方式,将“米字”型平分成为若干个更小的区间,这叠加起来的竹片就是竹篮的经线,构成竹篮的筋骨。然后用青篾以一挑一压的方式穿过这些经线,从中心向四周扩展,形成竹篮的底部。编好竹篮的底部以后,就将当作经线的竹条向内弯曲并竖起,类似于地球仪上的经线,继续以一挑一压的形式在横向添加竹篾,这种横向添加的竹篾叫做围篾,类似于地球仪上的纬线。一纵一横,经纬交织,直到四面全部围起,形成竹篮的雏形。等达到所需的篮身高度,就将底部延伸而来的“经线”缠绕在一个圆形的竹圈上,叫作收口。接下来用较粗的竹条,弯成适当弧度,插入并固定在篮身上,用青篾均匀缠绕,成为提手,完整的竹篮就编制成功了。

父亲编织竹篮,通常是在农闲季节的阴雨天气,或者是日落而不息的夜晚。昏

黄的油灯下,父亲那双粗糙的手灵巧地拨弄根根篾条,轻而易举地让竹篾顺着双手的意愿而行,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,父亲把自己的巧思,也将分分秒秒的时光都编织进他的作品。

这种竹篮,全身是“竹”,是真正意义上的环保用具!有一个歇后语,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,似乎赋予竹篮以贬义。但是,竹篮打水,那不是竹篮的过错,那是主人把竹篮用错了地方,竹篮本就不是用来打水的!

在我们最古老的诗歌中,竹篮总与劳动相关,与女性相关,“女执懿壶,遵彼微行,爰求柔桑”,《诗经》中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,她们在桃红柳绿的季节,挎着竹篮,且歌且行,在山野之间悠闲地采摘。采薇,采芣苢,采芣苢,《诗经》中的采摘,那是一种对土地的信赖,一种循着季节转换的天人感应。陆游有诗: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那卖杏花的女子,应该也是手提竹篮,篮中插着娇艳欲滴的杏花。小楼、春雨、深巷、杏花,再加上小巧的竹篮,动与静、秀与幽,江南物事,诗情画意,让人流连忘返。

黄梅戏《打猪草》:“小女子本姓陶呀/天天打猪草呀/昨天起晚了/嗨嗨/今天要去赶早呀/篮子拿手中/呀子依子呀……”“篮子拿手中”,竹篮是打猪草的工具,也是黄梅戏的重要道具。我的童年,很长一段时间,也是与竹篮相伴,打猪草成为每天必修的劳动课。即使在上学的时候,也提着个竹篮,放在教室的后面。那个时候,课业负担不重,春夏季节放学的时候,太阳还很高,

我们背着并不沉重的书包,手挎竹篮,顺着小溪,欢快跳跃,采摘新鲜的野菜野草。我们帮着家里养猪,也在放养我们自己的童年。在打猪草的过程中,认识了许多植物,旱地里的野蒿、沟渠边的马齿苋,水田里的油光头,都是猪的美食。每当将满篮的猪草洗净切碎,倒进猪槽,看着两头半大的猪抢食的样子,我们也很享受。

那时在我们农村,像竹篮一样的竹器真是不胜枚举!

有一种竹器,叫“猫叹气”,也是全用竹子编制的,形状近似纺锤,两端小,中间大,有一个也是蔑制的盖子。过年时,农家晒好的腊肉、咸鱼,家境好一些的,还在晒干的猪头肉、猪下水,都一古脑装在这个竹器里。从屋梁上垂下一个长长的木钩,将装满年货的“猫叹气”悬挂上去,防潮又透气,比现在用冰箱、冰柜储物,要环保得多。那种好闻的腊香,常常引得家里的那只小猫在屋梁上跳来跳去,美味虽在眼前,却可望而不可及,只能望而兴“叹”,“喵呜喵呜”地叫个不停。其实,那种腊香,也很诱惑我们,那是记忆中的年味,是物质匮乏年代我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

今天,各种新型材料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,塑料袋虽然是重要的污染源,但因为携带方便,用途广泛,国家虽颁布过“限塑令”,似乎也是限而难止。于是,竹篮一类的竹制品就远离了人们的视野,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但是,总有一些美好的回忆,需要以最传统的方式传承;总有一些美好的情愫,需要以最原始的坚守留住。出生在农民家庭,对菜篮子一类的农具,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,竹制手艺也注定成为一代人难以割舍的乡愁……



老街向北拐角处有家刻章铺。店主姓沈,人称沈先生。我曾去刻过一枚章,是给父亲刻的。父亲文盲得彻底,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一天下午来了位街道干部,说要办个啥证,要父亲签字,父亲哪会签字呢。我那时候上初中了,父亲让我代签,可街道干部不让,非得要父亲自己签。街道干部说,以后管理规范了,签字的事儿常有,老哥干脆刻一枚印章,直接戳上,这样就方便了。于是父亲给了我几块钱,让我去街北找沈先生。

“沈记”刻章铺不大,沿街一个门脸儿,门窄,稍稍胖一点儿的人要斜着身子才能进去。迎门一张桌子,是工作台,也聊作柜台。后面是一排博古架,上面摆着石胎。石胎大小不一,摆得错落有致。沈先生穿着破旧的中山装,围着斑斑的围裙,左眼戴着一只筒状放大镜,正在伏案工作。

我对沈先生说,我来刻章,沈先生没理我,继续埋头工作。我又说了一遍,我以为他没听见,声音大了一些。他头都没抬,回了俩字:稍等。这一稍等,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,可我也没觉得乏味,饶有兴趣地看沈先生刻章。他正在打磨印面,在一张砂纸上磨,左三圈右三圈,来回换着方向磨,先是声音粗犷,渐渐声音细腻。少顷,他又换了张细砂纸,接着磨,直到声音细到几乎听不见了,才用指肚抹了一下,抹了一指肚黑灰,糊糊地擦。然后,取出一张宣纸蒙住印面,沿印面边缘压实,用毛笔在印面的宣纸上写印文。小楷,他写得极慢,每一笔似乎都重似千钧。写好了左看右看,看印文是否适中美观,满意了,他点上一支烟,慢慢吸。吸完了烟,墨迹干了,再小心揭下来,反贴在印面上。缓缓拿出刻刀,刀柄是一支筷子,胶布缠着,时间长了,白胶布变成了黑胶布。刀头菱形,磨得锃亮,台灯下闪着奇异的光。

沈先生雕刻刀的姿势如同小学生握毛笔,不同之处在于,他手指呈九十度弯曲,指肚抵住刻刀柄,指肚呈青色,可见力道不小,但刀尖落在印面上却如蜻蜓点水

一般拂过,这便是举重若轻吧。他先沿着字迹边缘刻好轮廓,然后揭下宣纸,动作骤然加快,刀尖如同在印面上跳舞,或者用行云流水称之也不为过。他每刻几刀,即用橡皮吹吹一下。刻着吹着,字迹慢慢清晰了。

沈先生刻完最后一刀,将印面擦拭干净,蘸了印泥在白纸上试了一下,吁了一口气,脸上露出微笑。又点上一支烟,抬头问我:有事?

而此时,我的后面已有两人排队,等着刻章,一人开他玩笑:老沈,这么慢,这一天忙得够吃?沈先生不紧不慢回:一人吃跑,全家不饿。又说,山珍海味,吃糠咽菜,都是从肚肠中过一趟,就看你吃什么了。

我再次说来刻章,他慢条斯理接过写着我父亲名字的小纸条,选了一枚半透明胎料,墨锭大小,如法炮制。刻好,已是夕阳西下。我丢下三块钱,飞奔回家,见那街道干部还在等着,面前的茶水已淡了。街道干部帮父亲盖了章,把章子把玩一番,感叹:好章!又叹:慢工出细活!

多年后,我辗转多地,回到镇上。镇上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镇政府对面开了家名曰“光速”的文印社,门脸很大,门口一侧竖着花里胡哨的广告牌,上面是业务范围,打字复印照相一应俱全。广告牌底部,一行字放大套红:“电脑刻章,立等可取”。也是无聊,我就进去刻了枚私章。果然很快,我一支烟没烧完,章子已递到我手里。我肉眼凡胎,没看出这章子跟当年沈先生刻的那枚有啥区别,造型光泽和字体还漂亮些。科技这玩意儿的确神奇。

回到家,我把父亲的章与我的章放在一起,一比,看出区别来了,父亲的章耐看,有分量,有魂;而我的章,单薄,只剩漂亮了。

我跑到老街,沈先生的刻章铺挂着一把锁,锁,锈迹斑斑。沈先生早已不知去向。



诗 歌

秋 种 记

袁孝友

一
喜雨随心到,秋播正好时。
假期来聚会,现场授真知。
今日钟情处,明天灿烂期。
春风若留意,大地尽朝晖。

二
雨露何滋润,深秋沃土收。
墒情如意满,种子把家安。
今日播千粒,来春喜万盆。
平畴成锦绣,天下享三餐。

三
四野轰鸣耕种忙,
朝沾玉露晚霞光。

金秋汗水播希望,
来夏粮油满谷仓。

四
嫩绿纤纤出,田园生命流。
霜寒练筋骨,春雨发根枝。
寸土黄金贵,粒粮家国基。
千畴描画卷,仓廩实如期。

五
窗外叮咚鼓点声,
新田麦菜喜甘霖。
辛勤天道随人事,
付出迎来自在心。

大 襟 风

张荣俊

谁又相信前世就死今生
相思扣,扣相思
我的存在就是与你唇齿相依后的
万物生生

大襟风
我们一说到江南
天空就生起了蒙蒙烟雨
我们一谈到古镇
石板桥就传来了轻轻脚步声
石巷桥,青石巷
碧瓦红门
写到这里
门环就变成了远古的遗风

盘扣
心有千千结,结结相思扣
我们注定纠缠一生
在手心 或者在胸口
巷子口,我望了几千年
有相关的踮起脚尖远古的月光
她会帮我止住相思的苦

红尘多漏夜
当有一滴夜露滴落在眉心



小 小 说

沙场点兵

刘 平

雨一连下了三天,昼夜没停息过一刻。低矮阴暗的天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,雨线粗而密,天地混沌一片。黄石村地势低洼的几处被洪水围了,情况紧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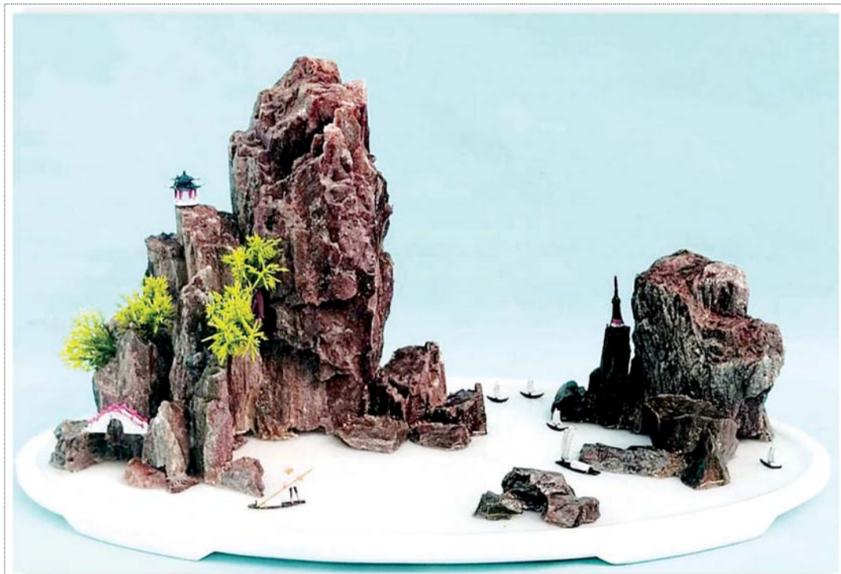
组织一支党员突击队!
村委会院坝里,正在进行一场沙场点兵。点兵的是村支书张拥军,接受点兵的是几十个村民。他们穿着雨衣,冒雨站立,像一个个准备冲锋的战士。
黄石村是个英雄的村庄。几十年前,八路军一个连队也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沙场点兵。经过一场激战,那个连队剩下八个人了,三个重伤,五个轻伤。连长副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,点兵的是二排长王先贵。面对七个轻重伤员,王先贵问:“跟鬼子拼了!怕不怕?”声音不大却惊天动地:“不怕!不怕!不怕!”

一场惨烈的拼杀,八个人全部壮烈牺牲。
八勇士的遗体被乡亲们悄悄埋在老崖壁。1952年,政府立了一块碑,碑上刻着八勇士的名字。
到处都是水在流淌,脚下、身上、雨衣帽檐上、脸上……所有人都沉默着,等着支书点兵。张拥军冷峻的目光挨个扫过一张张脸,突然停在一张脸上,声音果断:“徐二伯!回去。”徐二伯有些急了:“我咋要回去?我是党员!”张拥军说:“您今年都六十多了,不能参加。”徐二伯还不服,其他人也都劝:“六十多了,不能参加。”徐二伯一跺脚,踩出一个水窝。

张拥军的目光又在一张脸上停下,说:“李华良!回去。”李华良说:“我是党员,才五十三,咋不能参加?”张拥军说:“你做手术刚出院几天,不行!”李华良说:“没事。”其他人都劝:“李华良!你回去。”李华良看看张拥军,又看看大家,想说什么,却没说出来。
张拥军的目光接着从一张脸上扫过,最后,停在了王二虎脸上。张拥军说:“王二虎!我们是组织党员突击队,你来干啥?回去!”王二虎说:“我……是党员。”张拥军有些生气了:“你是党员?你啥时候入的党?我咋不知道?”有人哄笑起来,喊:“王二虎!这都啥时候了?别在这捣乱,回去。”所有人都知道,王二虎不是党员。他今年才二十一岁,在家种大帮蔬菜,刚谈一个女朋友。

王二虎急了,抹一把脸上的雨水,大声说:“我不是来捣乱,我真想参加突击队。我身体好,水性好。”在“哗啦啦”的雨声中,王二虎的声音显得很坚决。
张拥军也急了,吼:“党员才能参加!这是规定。”王二虎也吼:“反正我必须参加!”又吼:“你们哪个有我的水性好?凭啥党员才能参加?”
张拥军说:“有危险!”
王二虎说:“我不怕!”声音透出一股豪气。

张拥军沉默了,一动不动站在雨中像一尊雕塑。他看看王二虎,又看看大家,突然说:“同意王二虎参加的请举手!”说着,带头举了一只手,其他人也举起了手。
三条橡皮艇,张拥军带领突击队冲向雨帘深处。
奋战一天一夜,被洪水围困的老老少少全部转移出来了。
两天后,洪水退了,太阳又出来了。人们在整理王二虎遗物的时候,发现了一份他四天前刚写的入党申请书。“二虎说,等洪灾过去了,他就交申请。”王二虎的女朋友泣不成声说。
王二虎的骨灰被埋在老崖壁八勇士的坟旁边。张拥军边在王二虎坟前烧纸边流着泪说:“二虎,去找你大爷吧,陪他老人家说说话,告诉他老人家,我们一定会把家园重建好的……”
王二虎的大爷爷,就是当年那位八路军的二排长王先贵。



盆景制作 方雨中 配诗 流冰



你站在一幅画里
手里没有一支笔
你忙着与石头有关的事情
并用凉亭 拱桥

帆船 渔民 来修饰
你不是诗人
却更懂得
江山如此多娇

沧浪之水

王琛琛

午后翻书,突然被书中一句话吸引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!莫名地在脑海中就想到了,小时候常跟着母亲一起去的澡堂——“小沧浪浴池”。

澡堂离我家不远,大概两百米,依稀记得童年的澡票从一元洗到八元,那温暖的味道,是孩子心里冬天最向往的地方。挑开门口的帘布,女浴池前面就是烧得旺旺的大锅炉,工人师傅穿着单薄的衣服,脑门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,掀起铁锅不停地往锅炉里添加煤或者是柴火。右手是女浴池,在掀开厚重的帘布,里面雾气腾腾的水蒸汽,夹杂着香皂和洗发水味道的暖气扑面而来。靠墙的一排排站柜,用于存放衣物,中间是三排大通铺,上面铺着毛巾让人坐着穿脱衣服或洗后喘息休憩,修剪指甲等。每次我脱衣服总是有些扭扭捏捏,一个原因是里面搭的毛巾总是用“八国联军”的花花绿绿织出来,短了再接短了再接,让我有点窘迫,生怕遇见熟人。另一

个原因是我有点气管炎,冬季容易受凉咳嗽,妈妈总是给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上许多衣服,把我裹得像个球。
小沧浪浴池的女浴池是淋浴,我们一般都会扛着个澡盆去洗澡。“杨柳”地一放,“啪”的往桌板上摔几个大钢镚,豪横地说:“一大一小,洗澡。”再去雾气蒙蒙中寻找熟悉的脸庞,“张大姨,我等你的位子,李姐,不要让人哦……”很多时候一个蓬蓬头下都有几个人排队,这边人头发还没淋干净,那边就有人见缝插针地来蹭洗。于是女人的叫骂声,孩子们的嬉闹声,水龙头的哗哗声,交织在一起,奏成一首奇妙的冬日暖谣。

一周才能下一次澡堂,每个人都暗自卯足了劲拿着擦澡布搓着,一直搓到全身通红发烫,抓出一条条鲜红手指印,搓出一条条灰白的泥杠。妈妈说:“干净了,干净了,人就是泥做的,每次都能搓出灰。”麻利地给我换一盆干净的水,丢一个痞子在盆里,让我泡泡边吃。我四仰八叉躺在盆里,盖着浴巾,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甘凉解渴的桔子。水变得越发温暖,连骨头都松软起来,陷入一片甜甜中。“啪啪”大腿被妈妈狠狠抽了两巴掌,“这孩子又暴燥了”,妈妈连忙把我从盆里捞出来,裹上毛巾放在大通铺上。我小脸通红,满是懵懂,贪婪地吸着冷空气,熊熊的炉火,沸腾的锅炉,破旧的澡堂,泛黄的招牌,凌乱的通铺,聒噪的大妈……一阵馨香无比的桂花风,把我从回忆中吹醒。看如今,太阳能、电热水器、燃气热水器、空气能热水器,在各个家庭中使用,现在在24小时有热水,随时可以和家人享受轻松舒适的洗浴。

树上的“红灯笼”,变得越发有情调,远远观之,真像一幅精心构图的水墨画,这当然是大自然的造化,着实有说不出的美妙。
“柿子捡软的捏”,又扯起了他那比火车头还轰鸣的大嗓门,指点才来的青工。小伙子听话地寻了一个软柿子,撕去外皮,用嘴一吸,“吱溜”一下,滑入了一咽喉。“真甜,真甜”,小伙子快乐地回应着。
只有一点一滴的劳作,才会有果一蔬的收获。红艳艳的柿果,不仅是秋姑娘赐予人间的悦目之礼,同时也是辛苦了一季的农民

爱 秋

庆 红

来,秋意也越来越浓。该抖去负累了——突然,我听见一个声音在上空炸响。枫树算是站岗树家族中最勇敢的主儿,寒潮即将来临之际,其它树种,都忙不迭地拿出扫帚,把身上的枯叶无情扫去,好养精蓄锐,期待来年春暖花开。它们倒好,没有一点退场的打算,却越来越茂盛,越来越红艳,它们亮丽的容颜极使人产生错觉,甚至让我难以分清眼前到底是春意阑珊还是秋色如锦?
一阵风起,卷走了柿树上仅存的几片树叶,也卷走了一些令人心疼的美好,却让柿

树上的“红灯笼”,变得越发有情调,远远观之,真像一幅精心构图的水墨画,这当然是大自然的造化,着实有说不出的美妙。
“柿子捡软的捏”,又扯起了他那比火车头还轰鸣的大嗓门,指点才来的青工。小伙子听话地寻了一个软柿子,撕去外皮,用嘴一吸,“吱溜”一下,滑入了一咽喉。“真甜,真甜”,小伙子快乐地回应着。
只有一点一滴的劳作,才会有果一蔬的收获。红艳艳的柿果,不仅是秋姑娘赐予人间的悦目之礼,同时也是辛苦了一季的农民

